

述學內外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揚州詩
局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校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述學者亡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底厲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權然疏發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宦游京師索居多感冀欲南歸與故人講習志未及遂而容甫以病歿矣常憶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欲求其遺書而未果歲在甲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以其父所撰述學已刻未刻者凡八十篇索敘於余余曰此我之志也自元明以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矯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俛而俞失其真今讀述學內外篇可謂卓爾不羣矣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器釋服解義春秋述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使學者篤信古人而息其畔謬之習其考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最稱頌者袁詒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它篇亦皆稱此蓋其實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衍於彙纂撰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若其爲人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蓋出於天性使然視世之習孰時務而依阿譖竊者何如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余因容甫之子之求而輒述容甫之學與其文之絕世人之天性過人者綴於卷末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稽而采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正月之七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二

述學

內篇一

江都汪中撰

釋農臺二文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參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時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火伏而後發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觀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為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八月參中則旦詩惟農與昂三星在天毛傳此以參為紀也於文臺从晶大火為大農農亦从晶並象二星之形而星即从之故知農臺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闕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圍闕其南為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傳公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太傅禮保傳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煬公築茅一作夷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國策廉頗藺相如集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魏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法於此故謂之象魏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立於象魏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春秋傳公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是也即門為臺故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亦謂之門臺春秋定公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兩觀災是也說文闕門觀也缺也古者城闕其兩方謂之缺事缺省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在宮之南故謂之闕城闕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又因缺解闕說生此闕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威德記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大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曲禮車馳而馳至於大

述學 內篇一

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闕人職喪紀之事歸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曲禮大夫士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闕同義闕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惟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為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為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買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春秋傳三折肱為良醫九折肱為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雄三鳴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離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殺殺之

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大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雜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本經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樂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雖巖峻極於天此言乎其高也本經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覺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改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昇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斁天乃昇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基聞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本經瞽瞍棄棄果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畿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大魯大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入嚮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述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觀禮曰諸侯親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攝庶姓時攝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擯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壇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璫璫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賓有牧方明二文與合知明堂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

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禘夏后氏郊經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後稷肇封有虞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子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渚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堂從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壇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露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歲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堂榻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殿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即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居地祭地天子又月即其地聽朔王藻天子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

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濼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九室即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櫺憲常畫內階玄階墀唐山屬應門庫臺玄闔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櫺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廟闕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衆衆所親歷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威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禮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惺鼎銘勳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此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之解故案周書云云晉顧曄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軼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閼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殛生霸粦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粦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歲

於周廟漢書律曆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尙書非也樂記祀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即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大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予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朝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威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守號公爲王宮於珥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疆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雍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聖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書正義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威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櫛剡楹遽擗反站出算崇坳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奏瑟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即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專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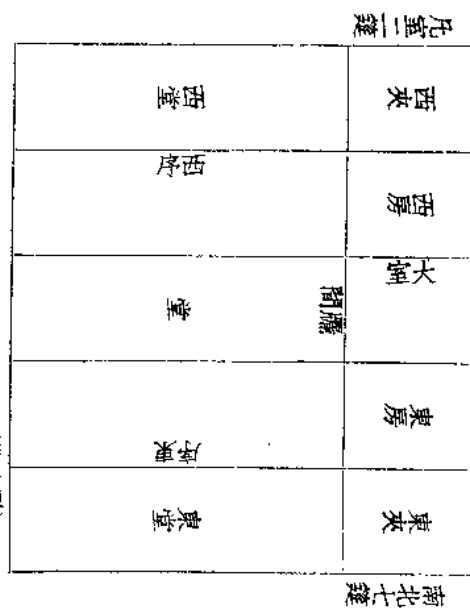
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窗兩夾窗白威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更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夏后四阿反站重亢重郎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最矣威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瓊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層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圖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並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蒿宮之柱同其闕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又見於淮南時訓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考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疑妄不經深可念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故鍾舒南面衛彪侯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笑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夏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養猶犁然可考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槩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衡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

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漢高之祠黑帝周宣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玄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章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考其文實為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感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為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傳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曾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大廟則無以爲朝聘饗食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千觀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通矣又神祇無廟享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據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亡國之社始弁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陞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別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衆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勳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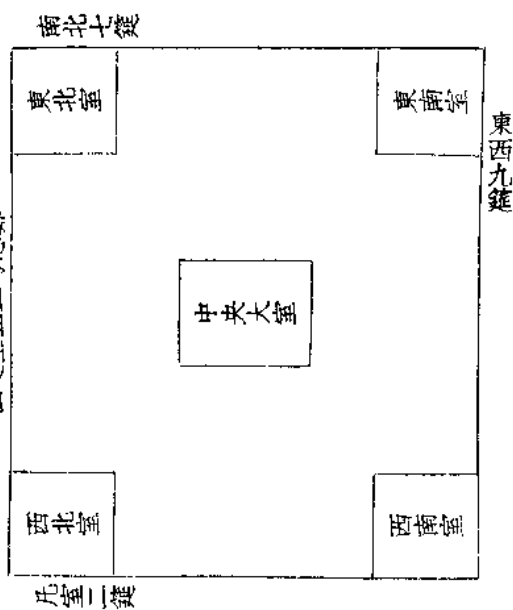
明堂五室二圖

明堂位圖

呂氏春秋明堂圖



明堂五室圖



明堂五室圖

明堂位圖

國之狄五

明北

宮方二百步四門

九夷之國

門東

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

展斧 位之子天 公卿士

諸侯 醫作
公三 醫中
伯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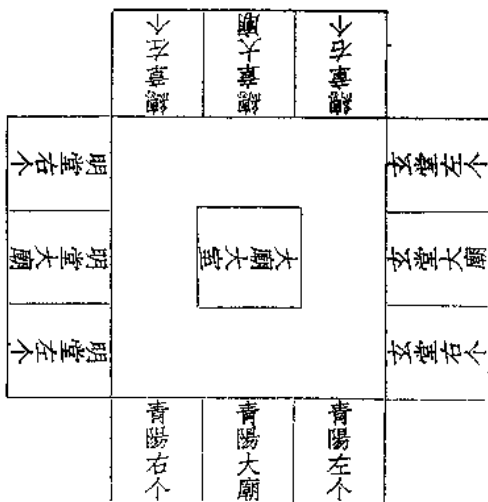
誌男

門南

八蠻之國

四塞九采之國
門應

呂氏春秋明堂圖



釋媒氏文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聚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誥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詠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摛

有梅羹之其致也晉失其政綱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之也歸家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閭之財養之

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爲人後者爲其本宗之服經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孀姊妹之適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曾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爲之役猶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持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政降其父母期親無數並服何嫌曾祖上殺益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曾祖父母祖父母母並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與

婦人無主答問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答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附練祥禫皆男尸別尸則別主虞卒哭附婦人既有主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爲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明矣附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附於祖姑妻附於妻祖姑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其妻附於諸祖姑亡則皆中一以上而附妻無妻祖姑者易姓而附於女君祖姑有三人則附於親者始來仕無廟者夫卒而附於其妻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苟所附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而附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公二年正義虞信人魏無平太守引衛次仲作數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納於西壁墻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據也問曰吉祭婦人何以無尸也答曰謹按少牢饋食禮登尸之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

氏以某之某爲尸尙饗是婦人與夫共筮一尸非無尸也吉祭雖止男尸既殯行其體於祖父母則一斯不必更象以孫婦矣鄭注司几筵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是其義也中又論之婦人之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若並筮二尸其爲夫婦不可必知交錯室中於事爲褻在於禘祫尤不可行故援爵證從夫之義不立女尸至於主則無嫌也其有異官若周祭姜嫄魯祭仲子亦必有尸矣

方苞侍郎家廟不爲婦人作主以爲禮也中謹據禮正之如此

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夫納采問名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會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會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會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縗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增成其義曰未有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喪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而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得而母之故繼母如母不爲子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則同穴存

爲貞女沒稱先妣其非禮孰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女之嫁者爲人後者並以出降爲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強爲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爲之喪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喪而死者禮之所不許也其有以死爲殉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苟正命而終於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嚴穴之士未執贄爲臣號呼而自殺則亦不得謂之忠臣也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爲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爲是禮孔子述之意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過也故曰過猶不及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旣而二子皆不肯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哀嫁數年備受華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害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殯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歸太僕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于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善夫

述學

內篇二

江都汪中撰

訂文正

說文訂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諡曰訂公按史記呂假稱丁公丁公之子得稱乙公乙公之子慈母稱癸公其言實出世本丁乙癸並從十干不得如說文作訂也周初諸侯未有稱諡者周文公見於國語經傳但稱周公召康公見於左氏春秋毛詩序經傳但稱召公齊之太公亦非諡也故伯禽稱魯公蔡叔之子胡稱蔡仲蔡仲之子荒稱蔡伯振鐸稱曹叔曹叔之子脾稱大伯大伯之子平稱仲君封稱康叔康叔之子稱康伯宋始封之君稱微子微仲微仲之子稱稱宋公宋公之子申亦稱丁公虞稱唐叔唐叔之子雙稱晉侯當時易名之與惟施于王者諸侯之得諡者多在再傳及三四傳之後前此或以伯仲或以國邑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革故猶有以甲乙爲號者齊之丁乙癸宋之丁公是也古書或借訂作丁許氏遂據之而爲之說爾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筮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章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章義爲允

釋童

說文童男有鼻曰奴奴曰童从辛重省聲童未冠也从人童聲中按春秋傳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又斐豹隸也著於丹書司厲其奴男子入於隸隸女子入於春隸鄭司農謂今之奴婢古之隸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逮捕趙王賈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奴叔列傳孟舒田叔等十餘人皆衣自髡鉗稱王家奴季布樂布列傳周氏通髡鉗季布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通買而置之田賦其子曰田事聽此奴漢書賈山傳山稱文帝之德曰赦舉人憐其無髮賜之中王式傳昌邑王廢式得

滅死論不言所論何事據王吉隸遂傳二人皆滅死爲城旦則式亦髡爲城旦也式後除博士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此數條知古之舉人於髡者則以爲奴後則凡爲奴者皆髡鉗以自別髡則髡髮皆無所施故不冠而謂之童童之爲言亮也語轉而異故牛羊之無角者曰童牛曰童羖山之無草木者曰童山其義一也子生三月薊髮爲髡少長總角及冠乃紒而冠故未冠謂之童名義皆相因也童之从人爲類加之偏旁若髡蔡之髡巢車之輶散文則通古書多假借後人傳寫乃兩易之童又童之假借說文之義無可疑也

此篇若舉主謝侍郎作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使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神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璫璧玉璫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神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醴肥腍築威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墨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鄭內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與人無覺焉妖不自作預石於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與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轉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

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學不以可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夢天使謂已祭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失德音蔽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誠會爲僭僞句告吉而終後藏氏天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眠授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師龜人巫氏筮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葉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與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轅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羣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大藝之學并於儒者於是即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從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計

約言之鄭惠有違言惠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實母城賴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惠一曾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後盡莫教舉趾高關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六駟服陳鄭宋身懷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麇襲舒屨主兵事有虐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救其咎孰多其微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號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亡號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號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頤之亂勳在王室不幸晉方厲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微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狄斯過矣晉獻上蒸諸母盡滅桓桓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號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關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感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舉且意如內擄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微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聞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辭之功十六相四凶之

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不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襄宏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居喪釋服解義

居喪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綈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晉侯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駕服時去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假居費即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四也又言諱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於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六也聘禮遺賁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於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注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享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禮又云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衰曲禮苞屨履板衽履冠不入公門服

問惟公門有稅齊曲禮正義引熊安生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凶服十一也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禭禭十三也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十四也檀弓弁葛經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喪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素縗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喪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喪縗布冠不綰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喪禮將葬卜日族長池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舍者委暨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暨正義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宰舉暨與主則上介贈執圭將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率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曆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賓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甲外丙之喪以冬至越綈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即位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大保大史大宗麻冕形裳二也春秋傳隱公元年三月二公以薨下凡元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即位與顧命同桓公弑兄而自立猶用遺喪繼位之禮故書即位七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三月公會諸侯於稷十也七月杞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魯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紂聞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柁臣不殯君聞公附廟成喪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於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通錫管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泚二十一也二

十六年正月衛寧速會魯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斂孟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於踐土二十四也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間一歲文公元年襄公朝王於溫下言五月圍戚則此在四月以前猶未大祥二十七也文公元年公即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當禘二十九年也三十也二年三月公如晉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敖與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年八月晉襄公卒七年八月趙盾及諸侯盟於扈三十三也十四年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十五年夏惠伯猶毀以爲諱立於朝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即位三十五也六月公會齊侯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二年公即位三十七也十年春不郊而望三十七也八年六月穀嘉穀九年正月公如齊三十八也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也夏滅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四十一也二年八月衛穆公卒三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王崩六年六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五也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戚四十六也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於鍾離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會諸侯及崔杼盟於虛打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九也夏又會諸侯之大夫於鄆五十也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衛使公孫剽來聘魯並受之於廟五十二也晉使荀息來聘五十三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五十四也冬又會於戚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五十六也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於戚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衛五十九也十年冬殺鄭子耳於西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夏齊如楚三年之喪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會諸侯於澶淵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按位無定名朝祭喪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爲卿有

位於朝六十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六十三也昭公元年公即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說既入於鄭鄭又享之六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享之公及大夫皆當禘六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當朝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正月昭子即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十一年五月華亥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慙六十九也十二年夏華定來聘七十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卒夏子產相定公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翽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地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年六月公即位七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皐鼬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即位七十七也二年二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鐸七十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喪釋服而金革之事不與焉左氏春秋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三十三年四月宋莊公卒三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三十五年四月宋莊公卒三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三十七年四月宋莊公卒三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三十九年四月宋莊公卒四十年四月宋莊公卒四十二年四月宋莊公卒四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四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四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五十年四月宋莊公卒五十二年四月宋莊公卒五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五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五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六十年四月宋莊公卒六十二年四月宋莊公卒六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六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六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七十年四月宋莊公卒七十二年四月宋莊公卒七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七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七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八十年四月宋莊公卒八十二年四月宋莊公卒八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八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八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九十年四月宋莊公卒九十二年四月宋莊公卒九十四年四月宋莊公卒九十六年四月宋莊公卒九十八年四月宋莊公卒九十九年四月宋莊公卒

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以接神則變喪莫哀於始死故后之喪雖薨帶郊社之祭置簋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爲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享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苟有可以不釋者則不釋之矣季武子寢疾囑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斯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熲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卽位之疑

周官微文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敘錄或曰河間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與載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焚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考之千古凡得六微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賈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僕禮卿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燕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肓臍膏臍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膺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書之日荏耒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

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違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爲官法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爲六典則合爲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誠俾舉其職爾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孰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

古玉釋名

古玉一長尺有一寸其首旁輶博寸有半脊與身平十五分其首以其一爲之厚其刃半之其末判規不刻上厚如其刃博寸有十分寸之九中輶五之一距首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有珎在刃有射倚而不宜其博二寸有十分寸之四爲孔珎與射之間圍半寸始宛平孫侍郎得是玉秀水朱檢討爲作釋圭一篇玉今歸江寧張氏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訪巴子籍于左衛街子籍以示中中以爲非圭也圭厚半寸此不合一圭刻上左右各半此不合二大圭廣三寸自中以上漸輶上廣二寸半此不合三于是定以爲刀云古者玉之爲器有戚石之爲器有磐有琕皆取其利其于刃也何疑檢討之言有不可通者今并正之云琕圭以易行除惡鄭衆謂其有鋒鋦則其厚且輶之按琕圭有鋒鋦惟在圭首此玉不爲圭形而末及一邊有鋒不可以當之厚且輶之檢討藉鄭義以演成其說然由厚而薄則可謂之輶卽桃氏所謂從也此玉舉體皆薄何猶之有檢討特嫌於厚半寸之文而從爲之辭云王所摺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按天子摺珎文見玉藻注釋文正義並不釋摺義玉篇廣韻說文新附並云摺插也今摺插相聞成文實爲不辭劍銳故有室圭不銳故可摺于帶此謂圭若琕圭無摺于帶之事使圭之銳與劍相類衣與帶必受其病矣終葵者椎也在圭首其長六寸以明無所詘故謂之珎所謂方正于天下也上言銳下言終葵制既不合義亦相違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而典瑞組圭璋璽琕琕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